

“80后”创富者的道德血液

——访中国国信担保集团董事长李东



中国国信担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东

■ 伊 溶

2011年,酷暑里难得一个清爽的午后,李东在北京清华大学南门外一家咖啡厅里,向记者谈起了他的梦想与信仰。

这天上午,李东应邀访问某高校,与校方洽谈创建陶瓷博物馆事宜。李东打算捐出从黑陶文化直至近现代的一系列收藏。他说:“我新近收到的一件仰韶器物,完整精美,可以当作镇馆之宝。一旦敲定,整个博物馆也将由我出资建造,但不用以我的名字命名。”

李东是中国国信担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,他还不到而立之年,是个“80后”的追梦人和创富者。

画家意匠转经商

尚存赤子稚气,已似功成名就。不知李东者,猜测他是“官二代”或“富二代”,这其实是大大地冤枉了李东,他本是一个土气的村娃,痴迷的画童,面对青山白云,他握起画笔便萌生无限遐想,近乎走火入魔,但他最终还是放下了画笔,跃入商海成为弄潮儿。

李东生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偏僻山村,父母都在家中务农,生活清贫。李东儿时常坐在家门口,手中拿着捡来的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,一画就是好几个钟头。上学时,课文里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,配着生动的插图,李东拿白纸蒙到书本上去描画,他回忆道:“我就是这样喜欢上绘画的,那幅插图就是我的启蒙老师。”

村子里很多人都说,老李家的孩子,不务正业,学画画有什么用?李东则不停地干农活,努力消除乡亲们对他的成见,在夜深人静时,他继续学画。最终,他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上海交通大学艺术学院。李东穿着奶奶缝制的布鞋和崭新的衣服,从乡村走向了大上海,迈出了他走向成功的第一步。

到了上海,李东才真正感到了自己知识的匮乏。他说:“我知道了很多艺术大师的名字,开始研究他们的传记和生平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,我更加坚定了日后做一名画家的信念。”与同学相比,李东是土气和清贫的,但他耐得住“一簞食,一瓢饮”的简单生活,勤奋地画画。大学毕业后,因为成绩优秀,李东得到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。

李东从法国回来之后,打电话和大学同学联系,发现他的同学们因为各种原因,都放弃了画画。看着同窗一个个离梦想远去,李东的心里很不是滋味,他忽然发现了北京的画家村,就只身来到了北京,租了一间地下室,继续自己的画家梦。

李东刚刚在北京安顿下来,但又不得已停了自己的画笔,折回了洛阳。他说:“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奶奶偏瘫、中风,我就赶快回去。回去之后,当时身上还有从法国带回来的几万元钱,本来是想用来打造画室的,如今一股脑都交给医院,身无分文了。”

当年家庭的反对,没能挡住李东学画。而今,父亲弯曲的背影、母亲担忧的目光,却让他想到一个男人的责任。李东决定马上上班,到处应聘。突然,他发现所有的职位都在逼他改行。他说:“我这才知道,人并不是学什么就要做什么,而是人家想要什么,你再去学什么、做什么。”

李东被一家外企广告公司录用,从平面设计到设计总监、销售总监,直至最终的项目总监,外企让他知道他的才能不只限于绘画。这时的李东不再惧怕社会和商业,成为了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。

父母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,2005年,李东辞去了

外企的工作回到洛阳。他选择了一家房地产代理公司,直接应聘总经理。董事长对他十分欣赏,径直便说:“你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干过这一行,我眼下不能把公司交给你,不过你可以先做副总。”李东当了副总后,只用一年半,就带领团队拿下了整个洛阳70%的项目。此时的李东得陇望蜀,想要自己当老板。他到处寻找地块,把房子、车子和积蓄全都押上,又从银行和朋友手中贷了几百万元,再加上高利息的民间借贷,一共2000多万元全都投了进去。

一个没有背景的“80后”奋斗到2008年,就能有这么大的手笔,令人敬佩。但李东没有成为“神笔马良”,由于5.12汶川地震,李东的房地产之梦顿时化为泡影。他说:“在北京、上海,地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,而在洛阳这样的二三线城市,本已积聚的房地产泡沫,被地震瞬间引喷破灭。二三十层的住宅楼,夜晚看不见灯光,楼市跌近冰点。我那时刚拿到地,才破土动工就地震了,银行停止贷款,预售更无可能,借朋友的钱到期要还,民间借贷的利率高得吓人,2000多万元瞬间就没有了。”李东一下子穷到了连公交车都坐不起的地步了。

这时,李东从网上看到有一处铝矿正待转让,又听朋友讲矿产生意很有前景,终于决定壮士断臂,把楼盘地皮低价出售,还了利息后,用卖地的钱买矿。

“没想到这又是一个局!”李东长叹着回忆:“那个地方发现富矿露出,但前期的承包商动用很多勘探队、工程队,往深处打洞,越打越没有消息,这才卖给了我这个门外汉。”

真是到了山穷水尽时,画家梦、企业家梦全都幻灭,李东已无所适从。转眼到了春节,李东兜里剩下600元,这是他当时能拿得出的全部现款,他花520元买了糕点,大步流星,若无其事般地回到父母家中。

曹操在《短歌行》中写到:“慨当以慷,忧思难忘,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。”在最难熬的日子里,李东仍相信自己会成功,他独处静室时,赖以解忧的不是杜康酒,而是功夫茶、笔墨纸砚和很多的书籍。

致富最难持定力

在书籍中找寻自己的李东并没有沉沦,他也终于等到了峰回路转的一天。

这天,他正在练字,电话铃声响起,是看管铝矿的亲戚打来的,说是连日大雨,矿上刚刚塌方了。李东说:“猛一听塌方,吓得我一身冷汗,再一想还好,早就停工了,不会有工人被埋进去。于是,我问设备怎么样了?亲戚说,设备全被埋进去了,估计全砸坏了。”这一夜,李东的心情坏到了极点,他不停地想,为什么上天对自己如此不公?天明之后,李东平复了心情,来到了久违的矿山。

“我到了之后,和看管铝矿的亲戚各拿一把铁锹,走到塌方的高处去看。那本是很矮的山丘,塌方削去了表面一层泥土,露出了另一种颜色。我眼前一亮,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,这不全是矿石吗?”此时此刻,李东仿佛进入了“芝麻开门”的

宝库,体会到什么叫“苦心人,天不负,卧薪尝胆,三千越甲可吞吴!”

其实,这原本就是一座浅表层的铝矿,铝和地面只隔着一两米浮土。以前的承包人、勘探者一味打深钻,自然是越打越失落。这次塌方,可谓土崩矿出。这座露天矿不仅开采极其方便、成本低廉,而且铝矿的品质还很高。

这真是:商海浮沉千百度,一叶扁舟,万顷波涛,转眼成豪富!

说到一夜暴富,李东认为,出身贫寒,不免被饥寒折磨;一旦骤富,转而会被道德折磨。从保持信仰而言,做到穷且益坚不算太难,但突如其来的财富,却常常会把人打倒。在命运被财富改变后,悲悯之心会不会被挤压出胸腔,道德的血液是否还能够畅快流淌?

在李东看来,在骤富后随即坠落的富豪中,虽也有不少是被市场规则红牌罚下的,但更多的人是自我引爆。当初只盼有钱,有钱却迷失了本性,把钞票连同道德底钱、感恩心、善心都撕为一地鸡毛,直至重归赤贫,甚至搭进性命。

李东认为,当财富化解了苦难,忘本还是不忘本,不只是一念之差,更需要凭仗信仰的力量。人在低处时,要有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的轻狂;发达了,要有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般的洒脱。他说:“我老家有位领导,是个好人。他在位时,家里的门槛被送礼人、求告者都踩破了。我当时确也有事相求,思来想去,还是不凑这个热闹,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困难;他退下来后,顿时门前冷落车马稀,我这才登门请教,常和他一起喝茶、钓鱼。没有利益的情感才是最真实,最珍贵的。”

骤富后的定力表现为不同的生活乐趣,虽然李东在上海、北京、海南以及其他地方,都有好房好车,但他向往的仍是“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,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”般的生活。

万家忧乐系心头

掘得第一桶金之后,李东以忧国忧民的情愫,开始了新的创业旅程。

在不断扩张矿业公司的同时,李东又再次涉足房地产业。他如同候鸟,南至海口、北到丹东;来时打开蓝图、去后尽成栋宇。他说:“房地产业大约是从2004年兴起的,随后两年迅速膨胀,2008年汶川地震前近乎疯狂,震后则是重挫。2010年后,国务院接连出重拳,房地产市场趋于理性,逐渐成为正常的事业。温家宝总理希望房地产商流着道德的血液,我有这个自信,因为我尊崇传统,一日三省,自我透析。”

新的投资又在偶然中发生,在飞赴杭州的航班上,李东抽出空姐提供的浙江报刊,被一篇写温州地下钱庄覆灭的文章所吸引。文章说温州政府十分支持正规的投资公司、担保公司的良性发展,但参与者还不够多。同时,地下钱庄却日渐泛滥,赚的全是昧心钱。一些中小企业在转型的关键时刻,被“一分钱”所难倒,不得有求于高利贷饮鸩止渴,结果如同“武大郎服毒,吃也是死,不吃也是死”。

李东说:“我放下文章,向舷窗外眺望,往事如云般涌来。”李东想起儿时学画的艰难,想起他被上海交大录取,母亲为他借500元学费遭到的拒绝……李东走出萧山机场,把杭州的事宜延后,直接到了温州。他向当地政府表明了诚意,就开始一家家考察、了解。他说:

“我决定拿出主要精力做这个行业,我虽是一介书生,但不乏家国情怀,我幸而有了几个钱,就得把好钢用在刀刃上。”

中国国信担保集团就此应运而生。而今,它的旗下已经拥有6家担保公司、6家投资公司、4家小额贷款公司和2家投资管理公司,正在海南、广西筹备村镇银行。为很多中小型企业解决了融资难、贷款难、担保难的问题。

但是,做再多的担保投资公司,对眼前中小企业的“银荒”,仍是杯水车薪。李东计划把沿海地区一些自发的民间借贷、钱庄,规范组织起来,结为合法透明的股份制金融机构,计划用3年到5年的时间,整合优质资产和社会资源,真正做成像民生、光大、华夏这样的民营银行。

李东的老家洛阳,至今还有不少贫困的地方,对于回报家乡,李东有一股燃烧不尽的热情。

但他也遇到了行善之难,对此,他说:“在当下的中国,做慈善的确有风险、有陷阱。慈善家得学革命者,越是艰险越向前,因为确实有极为贫困的人群,需要好心人的帮助。腐败和贫富差距,这些都只是表象,最令人痛心的是教育的缺失、道德的缺失!”

李东的善举从教育开始,他说:“我想给家乡某县捐了100万元办希望小学,对方问我需要什么回报,我说不要回报,令一些人大惊,直到今天,还在琢磨我是何居心?”没想到《诗经·黍离》会有如此生动的现代版:“知我者谓我心忧,不知我者谓我何求,悠悠苍天,此何人哉!”

李东在洛阳开发了石峰峪旅游风景区,在这片山水中,李东所倾注的不仅是他儿时的学画梦想,更多的是游子对于家乡的挚爱。他说:“推出一个风景,吸引八方游客,带动第三产业,创造就业岗位,让乡亲们尽快致富,过上好日子。这就是我的想法。”

闲暇时候,李东依然喜欢去北京的画家村、潘家园这些地方转一转,重温一下诗书画之梦。他说:“见到认识的朋友、或者新结识的朋友,我会在适当的时候,给予他们一些帮助。比如他们要办画展,要出专辑、出书,我都可以帮他们去做。”

李东一直没有让画笔、砚台束之高阁,在他心中,集聚财富,只是一种手段,是暂时的副业。他说:“再奋斗几年,我就卸下企业的担子,专心致志地办教育。我还要重操画笔,只研朱墨做春山。”

10多年来,李东已经慢慢学会如何游刃有余地扮演起两个角色:执着的艺术追求者和聪慧的商人。他最享受的时刻,就是下午或者晚上回到家中的“静心阁”,把手机关掉,在唐卡与佛像的环绕下,听听音乐,用小楷写心经。

李东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满足生活要求的基础之上,享受一点精神上的美妙,既算是奢侈,却又并非消费不起。

在李东的家乡,人们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异常崇敬,洛阳有白居易的纪念馆和坟墓。李东读史得知,白居易并非苦行僧,曾经拥有“笙歌归院落,灯火下楼台”的阔绰高雅生活,而他之所以被历史铭记,则是因为他心系万家忧乐——“安得大裘长万丈,与君都盖洛阳城!”

千年之后的李东,得以践行这样兼济天下的理想,感到了人生最大的幸福。



闲暇时,李东更乐意沉浸在书画艺术之中